

给父亲写信

□ 划痕(壮族)

那年新学期开学,我升小学四年级了,而村里的学校只办到三年级,为此我只能转去乡中心小学。

临近开学时,我每天都在憧憬到新学校上学的情景,可是开学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晚饭,父亲突然对我说,因为两个哥哥都已经上初中了,学费增加了许多,而妹妹和弟弟也到了入学的年龄。家里实在供不起了,就在家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吧。

父亲说了很多,我没有全部听明白,只知道一个事实:父亲不让我读书了。父亲还想再说些什么,而我不想再听下去,将手中的饭碗搁下,哭着跑出家门。

那时候父亲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抵抗都是无效的。可我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上学的机会。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写了平生的一封信,一封给父亲的信。我搜肠刮肚,用尽了我所知道的字和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在信中和父亲表明了我热爱读书的态度,乞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我边哭边写,弄得信纸上泪迹斑斑。信写好了,我却不敢直接拿给父亲看。第二天早早起床,趁父亲在灶边生火时,我故意把信掉落在地上,那么厚的一沓纸,我相信父亲会看到的。但我还是不敢走远,而是躲在门外偷看。我担心

父亲看到那沓纸时,不看里面文字就直接拿去点火。

父亲发现了我掉在地上的信,他认真地看了起来。信太长了,父亲看了很久,看完后,他拿着信,皱着眉头怔怔地坐着,刚燃起来的柴火熄灭了他也没发觉。后来他把信揣进衣服口袋,走出门去。

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并未完全看明白我写给他的信。他自己也只上过四年学,已经记不住多少字了。他出门是把我的信拿给在乡中心小学教书的明山叔帮忙看。明山叔看完信对父亲说:“让划儿去上学吧,这孩子说不定日后会有出息。”

开学那天,父亲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送我到乡中心小学。我的读书生涯终于得以继续了。我深知读书机会不易,于是把所有时间和心思都用在在学习上。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两年里,学校给我颁发的奖状贴满了我家堂屋的墙壁。我以为这些奖状能给父亲带来一点心理安慰,可是我得到的奖状越来越多,他的脸色却愈发凝重。长大后我才知道,我那时的成绩优秀成了父亲负担不起的重担。但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以为成绩好了,父亲就不会让我辍学。可是那时家里确实很困难,大姐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回家帮父母干活了,其余的五个孩子全部上学读书。对于只能

在地里刨食的农民家庭来说,这真的是很重的负担。

外嫁的姑妈每次回娘家,看到墙壁上的奖状,她也显得忧心忡忡,好几次我听见她对父亲说:“你们太辛苦了,别让划儿去读书了,女孩子读太多的书也没有多大用处,能够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好了。”姑妈的话父亲不认同也不反驳,只是沉沉地叹息。我的心就在父亲一声又一声叹息里七上八下地跳着。那时我最害怕姑妈回来了,害怕她一再的劝说会动父亲,害怕父亲哪天就突然喊住我,叫我不再去学校读书了。

我的担心和害怕很快就变成事实。终于有一次,我听到父亲这样回答了姑妈:“让她读到小学毕业吧。”父亲的话仿佛一把刀,刺进我的胸口。

父亲对姑妈说那句话时,是我读五年级第一学期将近期末的时候,我们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也就是说我还能待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只剩一个学期了。

放假了,父亲牵着家里的那匹老马来到学校,把我的行李拉回家。我跟在蹒跚的老马和父亲身后离开了学校。我心里想,从此以后,我大概也就只能这样跟在父亲和老马身后走一辈子了吧。

那个暑假,村里的人一见到我就会问:“划儿考到县一中了吧?”每当



网络图片。

此时,泪水就在我眼里打转。父母在旁边回答:“没有呢,我家丫头哪有那么厉害,再说就算考上了我们也供不起呢!”父母永远不会知道,正是那一句他们说过多次的“就算考上了我们也供不起”,让那个假期的我躲起来偷偷哭了好多次。

也就在那一年,大哥、二哥都初中毕业了。大哥一放假就跟大表哥去广东打工。二哥成绩不错,但是贫寒的家境没办法让他继续读高中,所以二哥也只好走上了打工之路。我年纪还小,是不能出去打工的,之后应该就在家放牛割草砍柴,等大点就该像其他女孩一样嫁人生子了。没想到父亲突然做出了让我很意外的决定:让我继续念书。

新学期开学时,父亲和那匹老马把满心欢喜的我送进中学的校园。

时光悄然溜走,转眼间很多年过去。每当我提笔写作,总觉得有千言万语想对父亲说。我多想再给父亲写一封信,告诉他,虽然后来他还是没能供我读太多书,但我不怪他。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他。我知道其实父亲也想把最好的都给我,只是因为生活的苦,他扛了太多,他已经尽力了。

如今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八年了,我没能说出口的感谢和爱,已不知向谁说。

等有一天,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要对他说出我的感激与思念,我要把我写过的诗,一首一首读给父亲听。

我与民族报

让闪耀诗行缀满“芭莱”沃野

□ 农云海(壮族)

每年5月,南方的水田里,经过一番移植扦插,禾苗分立,成行成排。过不了几个月,禾苗抽穗,稻花飘香,丰收的景象将挂在农人的脸上,而我赞美劳动和丰收的诗行,也将缀满无边的田野。

我从泥泞的农田走出,从宁明花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来到首府南宁学习、工作、生活,十几年城市繁华的浸染,也洗不去我诗句里泥土的芬芳。对于写诗的热忱,对于5月的执念,让我觉得我与《广西民族报》结缘,是一种天注定。

2019年,恰是5月,《广西民族报》创办“芭莱诗会”诗歌专版,一月一期,一期一版。创办之初就以纯粹的诗歌主义和兼容并蓄的姿态,成为区内外诗人瞩目的焦点。我满怀梦想和期待,用饱含深情的诗句,叩开“芭莱诗会”的大门。仍记得2019年10月,我第一次在“芭莱诗会”发表诗作《倾听祖国的心跳》,我在乡土里辗转成千上万次的情愫,和在城市楼宇间百转千回的梦想,得以具象化表达。我望向高空的眼神,缓缓坠入邕江的怀抱,开阔的江面接纳了我的所有,油墨香与邕江的水汽交织,升腾起一双无形的手,将生活褶皱里的细碎光芒轻轻抚平。我知道,从此我的诗意表达,有了更广阔天地。

在“诗歌逐渐失去话语权、滑向主流文学边缘”的当下,“芭莱诗会”却为诗歌筑起高地,为诗人提供自由创作和展示的乐土,成为诗人和读者共同的期待。除了在报纸版面刊发,还在新媒体平台推介。不同民族的诗人和不同风格的诗作,都在这里找到了立足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从2019年到2025年,我在“芭莱诗会”发表诗作近20首,其中《折叠光阴的人》入选广西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壮美家园——“芭莱诗会”作品选折》一书。

在“芭莱诗会”,我找到了诗歌野蛮生长的力量。在“诗歌助力,同心抗疫”专题109位诗人的139首作品中,有我滚烫的诗句和炽热的真情。“芭莱诗会”的社会担当和诗性力量,得到主流新闻媒体多次宣传报道,并被誉“芭莱诗会现象”,中宣部对诗歌抗疫活动给予通报表扬。作为“芭莱诗会”成员,与有荣焉。

“芭莱诗会”就像荒原上的绿洲,为渴望找到出路的诗人提供丰富的给养。于我而言,“芭莱诗会”更像诗歌爱好

者的游乐场,你只管尽情表演,精彩呈现,就能获得酣畅淋漓的快感。2020年10月,“芭莱诗会”编辑黄浩云找到我,问我能否组织诗人撰写一期主题为“从广西大学走出的诗人”的诗歌专版。我从广西大学毕业,又得“芭莱诗会”诸多照拂,自然责无旁贷。编辑对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悉心指导,使我很好地完成从诗作者到组稿人的转变,也让我对“芭莱诗会”多元、包容、创新的特性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纵观“芭莱诗会”每一期的组稿,期期有主题,期期有策划,与时代同频,与当下共振,不断拓展平台广度,提升平台高度,使得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观念的诗人在这里得到纯粹的诗意表达,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现实性、时代性得以彰显,为诗作者和读者构筑了共有的精神家园。

诗歌虽无羽翼,却能穿山跨海;虽不似利刃,但能直击人性。“芭莱诗会”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场域,让诗人得以成为更好的诗人,让诗歌得以成为更好的诗歌。几年来,“芭莱诗会”成广西文学新高地,不少沉寂的“老诗人”因“芭莱诗会”回归诗坛,无数“新诗人”从“芭莱诗会”走出去,成为诗坛的中坚力量。

今年,经南宁市作家协会推荐,广西文学院选送我为第二期鲁迅文学院广西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赴京学习。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5月中旬的一个午后驻足在鲁迅文学院八里庄校区。校园里,乔木高大,花草繁茂,石雕出众,栈道笔直,静谧幽深,让人感觉一股新鲜强劲的力量扑面而来。在这崭新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熟悉的面孔:划痕、赵梧桐、韦莎、刘佳、罗添、卢颖、郭丽莎……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芭莱诗会”的成员,我们曾在那里相遇,此刻又相聚在鲁迅文学院的玉兰树下,带着新一轮的梦想。此时刚刚入夏,小满未至,微风慵懒,阳光正好,时机也刚好。诗歌,让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我会继续深深扎根诗歌的沃土,努力创作,让更多的诗歌闪耀梦想的天空。我愿化作蒲公英,在夏天里盛放,在秋天里结子,风一吹,种子散落四方,每一颗都带着“芭莱诗会”的生长基因,把“芭莱诗会”的诗歌精神洒向更高更远的地带。

为完成我谋划多年的219国道之旅,我和云超、文金——三位劳碌大半生,终于从繁杂事务中脱身的老人,来到了中国版图的山海交接处:广西防城港市,临近北部湾的北仑河口。在这个特别的地理位置,我们开启了一段特别的旅程。

河是中越边境东段的一条重要界河,分界点除了终日流动的河流,还有一块固定的界碑,伫立在河岸,载入史册。

大清国一号界碑,像一位护国的士兵,在风雨中屹立了130多年。碑文虽有脱落,但“中国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宣言依然掷地有声。而那位名叫李受彤的知州,更是不可被人遗忘。李受彤在奉命参与中越边界的勘界过程中,秉持国家领土完整、寸土不让的立场,与法方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最终,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他成功收复了法军强占的边境地区,并从竹山循北仑河至滩散、洞中立下了数十块中越两国界碑。

一条长长的栈道,从山海相连广场通向北仑河口。左侧是中国的海岸线,右侧则是越南的领土。沿着栈道漫步,一边欣赏北仑河的壮丽景色,一边感受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的特殊情谊。栈道尽头,碧波轻轻摇曳,舔着岸边的乱石。石间,一位老人正躬着身子劳作。我手脚并用,爬向岸边,向她打招呼:“大娘,您挖这些贝壳是自己吃吗?”她抬头看我,慈祥的面容上刻满岁月的沧桑。戴着皮手套的双手一直没有停歇,一手握着尖头铁锤,敲击着粘在石头上的贝壳,一手掰开贝壳,取出白嫩的贝肉。“自己吃,也卖钱。”阳光洒在她脸上,笑容暖融融的。

沿着海岸线漫步,还可以看到沿边公路零点纪念坛。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向北,一条蜿蜒曲折的线路,穿越崇山峻岭,跨越折江河湖泊,最终抵达新疆喀纳斯,全程10065公里的219国道,像是一种召唤,也是我们怀着梦想、充满期待的新旅程的起点。



悦行山海间

□ 施崇伟